

楓楊與野草的歌

彦火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7.2

楓楊與野草的歌

彦火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枫杨与野草的歌

彦 火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7.75 印张 2 插页 149 千字

1981年6月第1版

198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150

书号：10173·221 定价：0.60元

序

文学创作是严肃的工作。不仅因为这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更主要的是，因为从事这项工作，需要作家具备对待人民的高度责任感。

一九七九年六月下旬，一天下午，我到机场迎接彦火先生。在这以前，我们未曾见面，只通过信。我们刚搭上汽车不久——从机场搭车赴福州西湖宾馆——他便告诉我：“在香港，一本正派的文艺书籍，通常只印二千册。”

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很明白的。在那里，认真地、严肃地对待文学创作，而且锲而不舍，决非易事。

我近日又把彦火先生所作散文重读一遍。不知何故，我忽地有个想法：好象在一片干燥的沙漠里，有新鲜的花朵开放了。这可能是我个人对于此本书的一个总的看法。当然，在香港，象彦火先生这样以严肃态度对待文学工作的，正越来越多。

此外，我以为不必说更多的话了。

郭 风

一九八一年一月十九日，福州。

目 录

序	
偶感（代序）	（1）

第一辑 感之弦（一） (1979.3—1979.12)

荡起的春意	（7）
小岛上的春	（10）
雨梦录	（12）
雨伞	（15）
深情之路	（18）
生命的绿意	（20）

青岛的诗情	(22)
一道彩虹	(25)
爱情的红叶	(27)
多情的秋	(29)
残阳如梦	(31)

第二辑

感之弦 (二)

(1979—1980)

现代人与乌托邦	(35)
山中雾	(39)
雨景	(42)
那一天	(45)
寻觅杜鹃	(48)
栽花的人	(53)
一片草地	(56)
杜鹃，映山红	(59)
寂寞的歌	(62)
春	(64)
春节两题	(67)
菲律宾的缱绻	(70)
风雨行	(74)

第三辑

感之什

(1975—1979)

新的月份牌	(91)
新一年	(96)
紧跟“时间伯伯”	(98)
艺术的执着	(101)
艺术家·情趣·风格	(104)
青春的邮人	(107)
英雄啊木棉	(110)
花朵所引起的联想	(113)
雨还是雨	(117)
由《南国荔枝红》谈起	(120)
儿童画·童真	(125)
秋·中秋·大团圆	(129)
江南以外的江南	(133)
谁是最美的人	(136)
美哉，武夷山下风光	(140)
“千岛之国”的怀念	(144)
游菲零拾	(148)

第四辑

读之札

(1975—1979)

浅谈散文	(157)
夜读的苦与乐	(163)
抓住今天	(166)
创造奇能的人	(168)
叶紫与社会	(171)
没有倒下的作家	(174)
吃 (两题)	(177)
功力	(181)
《艾青诗选》	(184)
卞之琳的《雕虫纪历》	(188)
拥书而睡之外	(191)
文艺·生活及其他	(195)
多读广告可增见识	(199)
鲁迅的第一篇小说	(202)
鲁迅对文化遗产的论述	(205)
巴尔扎克与《人间喜剧》	(214)
现实中的“凡卡”	(220)

诞生在三月的文化巨星

——写于高尔基诞生110周年……………(224)

“黄金之岛”的文学……………(228)

菲律宾的民族文化……………(233)

偶 感 (代序)

一

看到“枫杨”两字，或许有人会以为是对枫树和杨树而言。其实这只是一个字而已，学名就是枫杨。

枫杨与一般的枫树不同，在过去人们的观念中，它比一般枫树更等而下之。《文选》有“芸若充庭，槐枫被宸”之句。古时帝王的居所，有“枫宸”称谓，而枫杨则野生于山间溪谷之间，与门禁森严的帝民，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

野树与野草一样，不仅载满了兽蹄鸟迹，也载一切风雨霜雪，来自大自然，而属于大自然，因此，它们可以睥睨尘世。它们与深宫庭院的草木的分野也在于此。

枫杨是属于大自然的。但是它与人们关系是密切而亲昵的。

枫杨的木材色白而轻松，长年来，人们大多用它作火柴

的轴木，一经点燃，便磁磁劈劈地吐着火舌。

当你划开一根火柴，于它来说是烈火焚身，以至于成为灰烬；对于人们来说，是光热和温暖。

有人说“野草真有情”，这种野木以死相殉，更是多情得很哩！

随着科学的昌明，火柴已逐渐被淘汰了，最明显的是打火机的面世和普遍化，火柴棒在它的面前，便很有点寒相。

过去人们购烟，都一律获奉送火柴一小盒，现在很多人都丢下火柴而去。

火柴的时代虽然逐渐远去，但就个人而言，却是颇值得眷念的。因为火的光芒是由它延续的。

我在公司和家中都置放二、三盒火柴，为的是抽烟用。虽然过去也有很时髦的IC电脑打火机，但总觉得没有划一根火柴来得痛快。

每次划开一根火柴，燃上一支烟，我并没有赶紧将那一朵呈蓝晕橙金色的火焰吹熄，而是睁着眼看它燃开来，眼看就快舔到手指，才忙不迭地往烟灰碟放。

火柴棒是枫杨木，很易燃，也燃得很快，虽然是稍纵即逝，但，每次看到那一朵焰火，就感到有好一阵子的亢奋和温热。

有一个朋友的写作灵感自称是得自粗咖啡，他每天要呷好几杯咖啡，很有牛饮的豪气，然后灵感便如喷泉涌至，疾笔如飞云云。

如果我也有灵感的话，该是划开火柴的当儿，这种灵感

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只是偶感而已。

二

本书所收的文章，有发端时事的杂感，有读书札记，有抒情散文和小品。不论是杂文或抒情小品，大都是直抒胸臆的，有所感而发的，是心灵的律动，是外象所加给感情之弦的颤动。

香港，是一个很小的海岛，这个小岛如少女的刘海，在地图上只是一个小小的点缀。

一滴水可以析出阳光的辉煌。这个小岛虽小，正如麻雀一样，五脏俱全，无所不包，洋的、土的；现代的、落后的；冷漠的、温炙的；邪恶的、正义的……五光十色，是十足的一个现代的大观园，如果曹雪芹健在，可以写出十部、八部《红楼梦》。

曹雪芹的时代已远去了，剩下这个小岛的，是一片沙砾——香港，有“文化沙漠”之称。

原因香港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城市，无论什么东西，都是以商品的价值来衡量。文艺放在这个充满铜钿味的社会的天秤上，是微不足道的。

所以在这个社会搞文化，是注定要落得一个自生自灭的命运。

香港的高庭大宅所培植的花卉，是没有文艺这株花的，它们是野生于石缝下，坑渠边，但从来的野花和野草的生命

力都是顽强的，因为它有朝露的滋润，风雨的历炼，所以它是茁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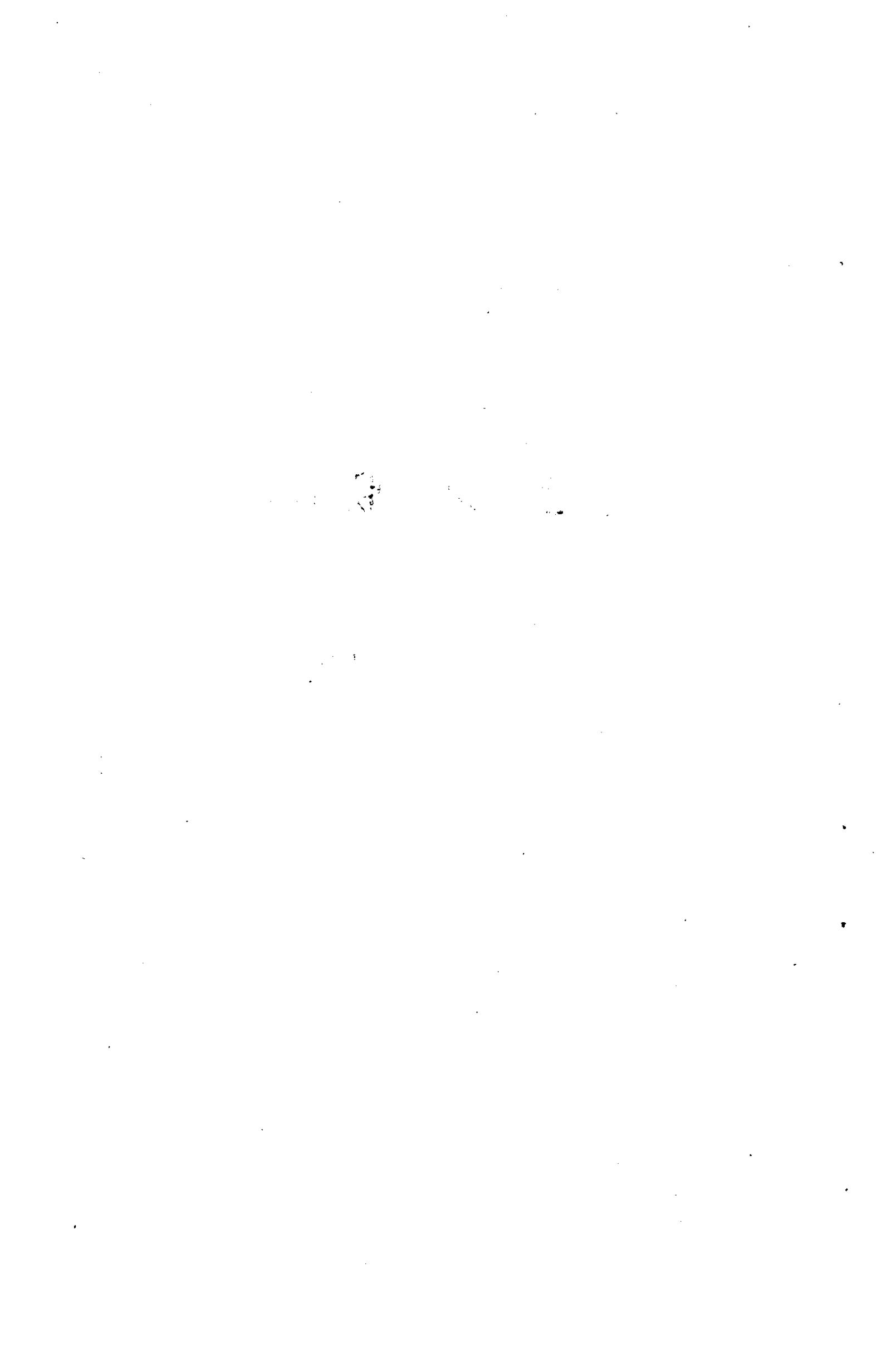
本书的文章是工余闲暇的产品，很多的时候是在匆迫的情况下急就章而成的，因而它们有别于学院派的文章，所以权称《枫杨与野草的歌》。野草不免有点芜杂，但因是前一阶段文艺创作的印记，也不揣冒昧拿出来就教于读者，以收鞭策之效！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于香港

第一輯

感之弦（一）

（1979.3—1979.12）



荡 起 的 春 意

前些日子，有事赴濠江一趟，竟在主教山下体味到颇为深浓的春意，迄今仍拂不去，留下丝丝缕缕的温煦。

主教山只是一个土阜，大抵只有几十公尺高，那天乘计程车上去，也不过几十分钟的光景。

那里虽属游客区，去时游客不多，比起香港的太平山，委实宁谧幽静得多。

老天绷着脸，有些阴沉，没有春日的和蔼可亲。但是，我们在教堂下却赫然发现好几株盛放的大红花，鲜红炫丽，一朵朵花，有碗口大。在过去从来没有看到这么红，这么鲜，这么硕大的大红花，很是惊艳！

鲜丽的大红花，暖亮了我们的心，我觑准一朵鲜溜妍丽的，摘了一朵给爱人，她毫不犹豫

地插在鬓发旁，我毫不犹豫地举起照相机……

事后，不禁哑然失笑，这些举著，似乎有点童稚，不经意中，又那么自然。

古人将酒醴代替春，敢情是给醺醉了？！

沿主教山下行，在一座雅致的别墅侧旁，看到一方石坊，上面镌着烫金的大字：醉苑，我们不禁相顾而笑！

再下行，看到一株火灼灼的大红棉，云蒸霞蔚，赤瓣熊熊，如榴火，如玛瑙，如琥珀，如珊瑚……烧空尽赤，看得我们都痴呆了。这株红棉，比香港北角电照街、金钟道的好几株红棉，都要烂漫璀璨，后者在浊濁的氤氲中，在栉比鳞次的灰色建筑群包围中，显得怯怜怜的，令人感到凄清。

从主教山安步当车下来，不用多久的功夫，又返到市廛，老天终于洒下泪雨，感到一阵凉意，我不禁想起清人的诗句：

莫怨春归早，

花馀几点红。

留将根蒂在，

岁岁有东风。

这时，心情也轻快得多了。

返香港之日，是我第三十二个诞辰，爱人录了冰心一段诗在生日唱上，给我——